



侗莽筆記

上

15
1199
1



15
1199
1-2

門 4 5
號 1199
卷 1

古賀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洞菴筆記

嘉永壬子新鐫

久敬社藏版

洞菴筆記序

初先夫子中身至著。其筆記漫淡等十數種。後以經史子集各門。勒成一帙。數日刻。子以除零碎。法條。悉歸併法筆記中。更補字餘條。為卷。已生編。是也。夫先君子平生苦學。終身著述。紀藝間。而其等身著作。蓋一

北園明聖道扶持人心風教者
乃如法尋少冊子。原北所甚用
意也。然至其引古經今訂流俗
之說。於後學未可謂始。固禪
益也。刊而傳世。亦靡所不可。
獨奈指彼未久。其彈精用力之
大者。大編。概自之而弗問。遂先
以小冊子。於增。繼述。道。大有

所不安。中懷。而產。門生。之。德。德。
難。為。與。庸。常。人。之。言。舌。可。實。也。
中言。豈。一。彈。哉。論。道。經。世。之。文。
大。言。之。矣。也。隨。筆。禱。記。之。類。
小。言。之。矣。也。先。夫。子。著。書。兼
綜。博。談。細。大。並。收。不。涉。於。一。偏。
乃。此。編。之。首。出。實。曾。累。日。學。
術。之。系。全。體。之。大。邦。之。後。高。爾。

亦傳焉爾。遂召之為門生而授之。
嘉永五年壬子春仲

子增再拜識



山晉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叔



何養先生著書之夥至則
埋頭之身著身大之經則
事業小之制度文章無所
不述以此著能瑣事末議

為其支流解齋於可見其
學殖也按業門人孰有振
回至如刻先生(黃)燕先
校此書(朱)曰序(於)余且曰
先生(志)作(茫)如(烟)海(可)見

頁(潤)情(在)不(妙)之(刻)此(一)小
冊(子)人(生)語(之)何(年)曰(何)傷
哉(一)班(可)以(究)弱(一)牙(可)以
知(象)先(生)學(海)之(廣)且(大)
亦(於)此(一)滴(水)見(之)矣(刻)之(哉)

刻我何以容糝言千里欣
而罷遂去其言以為序
素水王子仲好伊魯彼
研字人齊藤漁家後并
出



侗庵筆記目次

卷之上

龍稱駟虎豹稱駒

卯有方

紂作靈臺

音聲感物

支離子

修宅者之言

蒙古逢大風

蝦夷乙名

罵人以狗

家老

蒿指之法

鶴腸虛

食蛇

明史曲筆

莊子

歐羅巴始知有支那



計倪之言

昭君墓

朝鮮人詩

宇宙率土大將軍

宮殿圖聖賢

水甚奇

震旦有二

義弘功最大

惡蜘蛛

婁敵傳複出

俗諺

文人之言夸大

大學衍義

鬪腕

紙幅稱番

周人不遇

康熙帝語

梅伯

惡蜂

温八义

視墨色

李伯對酒詩

排佛

勿食蘿摩枸杞

湊

二人騎一馬

承字義

結繩

好古

義鸚鵡

詐刻偽題

書名於箭筈

瓜田不納履

黃鵠

漢高項羽優劣

日食習寒織

命之矣

孔子學

卷之下

飛龍志

宋武帝詩

劉超類陸秀夫

典衣以買魚

海豆芽

佛國曆象編

為甲於天下

聖濟總錄

豐太閣印

鮮魚腥

間氣

下馬橋

入筒細布

鍾子期知音

浮浪人以扇乞錢

以索貫入手心

刀頭用鮫魚皮

孔孟

古心堂

拙釣

清世祖妃石氏

十九而冠

後世無聖人

拜省拜親

看朱成碧

茶未必戕壽

雲肆

結夢

王叛王叔陳生

藕絲袈裟

三角八角

海茸即沙箸

昇夫錢

李衛公問對

異產

苦手

石守道唐鑑

杜鵑四時啼

張三呂四

畫馬獻神

水有文武

煙草志

漢人屈下可憐

楊椒山妻訟冤疏

花向人

象不受欺

吟味

夢圓公隨筆

碧鮮

火酒引火殺人

幼字古今異義

蠓山藥菜

樂工去外賢

苦瓜

惡近婦人

芥末必起毒心

...

...

洞庵筆記卷之上 其王...

洞庵古賀先生著 大吟 筑前 櫛田 駿千里 校

龍稱駟虎豹稱駒 本南昌文公...

漢書郊祀志 時駒四匹 木寓龍一駒 李奇曰 寓寄也

寄生龍形於木也 師古曰 一駒亦四龍也 是龍可稱

駒也 尸子曰 虎豹之駒 雖未成文 已有食牛之氣 是

虎豹可稱駒也 必然不取不...

卵有方無古效無計...

俚語有云。卵無方。妓無信。此雖君子所不宜道。而卵無方一語。則未必然。不可不知也。採蘭雜誌曰。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高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明陸燦庚已編曰。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蘓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纔大如棗。然則卵固有方者。

紂作靈臺

晏子春秋。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世人知

文王之靈臺。而不知紂亦有靈臺也。又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作靈臺于籍圃。

音聲感物

友人池田權三郎說。妙婿二木彌右衛門。少時好吹觥篋。居下谷第。第中故畜一豕。及至彌右衛門吹觥篋發聲。瀏亮。豕輒自外馳至。扶闕窻戶。穿穴墻壁。欲直入室。痛毆乃退。又若山靜虎謂某甲善朗詠。每一調腔。家中畜狗來堂前跪聽。曲畢而起去。以爲常。乃知虞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未足深爲異也。

支離子

余欲得一別號之奇新者。一日讀莊子。得支離無脈。支離疏。大喜。遽自號支離子。蓋亦以已有足疾也。謂古來決無以此為號者。間閱一書云。宋有道士黃希旦。號支離子。有支離子集。他書用支離二字者極多。張協七命。廼命支離。飛霜鏹。紅肌縷散。素膚雪落。李周翰註。支離古之屠人。李善則引莊子朱泚湯。屠龍於支離。益以解之。又左傳。為支離之卒。以侵衛。註。陣名。又山海經。瑤碧之山。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又研北雜志。鮮于伯機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之曰

支離叟。恐猶有遺者。

修宅者之言

封氏聞見記曰。郭令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牆自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此蓋賢而隱於工匠者也。而其言與韓子所傳巧者王承福同一口氣。且年亦大抵相及。疑一人也。

蒙古逢大風

蒙古之來寇也。逢大風。全軍覆沒。十萬之師。生還者

三人耳。煜案。癸辛雜識曰。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西洋之書。則以為二十萬。迄今邦人嗟稱以為神風。頗近兒童之見。然元史亦以當時大風為天意。盖非偶然也。史云。賊獲男悉殺之。女子則以繩貫掌繫於船。一書又云。有所獲。雖嬰孩必殺之。聞小兒啼泣聲。雖深山密林。必搜出斬之。父母恐其累已。往往先自殺其子女而後逃匿。其殘忍全非人理。且當時鎮西諸將士力戰斬獲甚多。其死于敵者亦不少。合而數之。計不下數萬。陰符經引太公之言曰。殺人滿萬。大風暴起。此未必為太公之言。然亦有理。蒙古之逢大風。亦惟以其死傷屠戮過多故

耳。又案據願克之言。元取天下。前後殺人凡千七百餘萬。實為振古未嘗有之慘酷。但未知比清之取明其殺人多少如何耳。

至大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船軍已至竹嶋。與其太宰府甚通。方號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艘。所存二百而已。全大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細衣甲器械稱是。是夕之風。大木數圍者皆拔。或中

蝦夷乙名

李順文為今史目擊

蝦夷雖無大君長村落之中自有酋帥號曰乙名。人或不知其名所始。案史齊明天皇四年授蝦夷齧田酋帥恩荷小乙上為淳代津輕二郡郡領。淳代郡大領沙尾具那小乙下。光仁天皇天應元年五月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奏曰伊佐西舌諸絞八十島乙代為之巨猾。所謂小乙上小乙下乙代乃今之乙名也。齊明去今一千一百餘年而夷人猶存舊稱。奇矣。

罵人以狗

今人罵士人以狗士。或以為流落無稽之言。殊不知

此自古語也。案日本史曰八幡愚童訓太平記並云。神功皇后克新羅以弓弮書石上曰新羅王日本犬。史又曰土岐賴遠夜還逢光嚴院自伏見還前驅稱警。賴遠醉甚罵曰。當時欲令我能避路者誰。前驅曰。田舍人無禮。不知院幸乎。賴遠更笑曰。院耶犬耶。果犬應射之。國語院犬相近犬即狗也。西土亦有之。北史高澄聞東魏靜帝稱朕怒曰。朕朕狗脚朕。又漢書儒林傳江公心嫉王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云。云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註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此為最古。

家老

當今諸侯之國。執政者曰家老。儒生惡其名不雅。及撰文多換字以用。殊不知家老之名亦甚古也。國語。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宣子欲攻之。叔向曰。盍訪之。訾孫訾孫實直而博。且吾子之家老也。新唐書玄宗謂高力士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義亦略相近。若乃淮南子所謂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老。不可以享三軍。則指父兄意義全別。

蒿指之法

鐵函心史曰。昔金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朮輩嘗

慮其有難制之狀。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則丁壯無用。後金酋雍立仁慈。恕韃舊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時思乃祖舊恨。但望北射三箭。泄餘憤。案雍卽世宗也。蒙韃備錄云。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太定間。葛酋雍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國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爲患。乃築新

長城在靜州之北。據此則停殺戮者章宗乃世宗孫。繼世宗而立者與心史不合。未知孰是。令其遷改。不鶴腸虛。不以其言。嘗謂軍旅來春。雖入。極。有一士人頗事攝生。每食減其量。令不至饜飽。嘗以語某侯邸厨人。厨人連稱善。士人詰之。厨人曰。吾在厨中宰鳥多矣。凡衆鳥腸胃每滿。獨鶴常虛。所食者未嘗盈半。所以保壽者。或由是也。故云然。古處堂湯華下同

小倉有三士人相伴入山。釣于溪水。各獲鰻鱧一便。聚柴燔炙而食之。食甫畢。有一鰻鱧蜿蜒從草中出。

食蛇

方知向所食者。一則蛇也。三人嘔噦為惡。歸家皆病。泄瀉腹痛。久之方愈。是知人之得病。大抵生於心思。樂廣客飲。盃中蛇影。而病亦此意也。

明史曲筆

予嘗病明史所載事關滿清者。曲筆太甚。全不足信。而明末清初之稗說野乘。有反得其實者。古者正史可信。而稗史不足據。今也稗史翻可信。而正史殊不足信。世道之江河下至此。可慨也。曰欲會萃成一叢書而未暇。姑錄嘗一見者如左。

明季遺聞 啓禎野乘 萬曆三大征考 下 勦

奴撮議 毛將軍海上情形 中興實錄 中興

偉略 明季遂志錄 南疆逸史 八家集 東明錄

行在陽秋 粵游見聞 嘉定屠城紀略 楊州十日記 求是野編 四王合傳 三

藩紀事本末 甲申傳信錄 劫灰錄 明末五

而小史 明季南略 明季北略 幸存錄 南疆

譯史勘本 稗史彙編

莊子

秋水篇云。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叟之書。滔滔數萬言。離奇

變幻。使人聽熒。而此數言足以括其大意矣。予又嘗論莊周東方朔汲黯極平易近人。人情。匡衡孔光張禹王導馮道極陰險不近人。人情。識者肯許予為知言否。

歐羅巴始知有支那

歐羅巴洲勿擲祭亞國人麻留揆喻須甫里俞須年十八。出國赴韃靼事貴俞武羅伊王。王吞併支那。從而入支那。前後十七年。稍被任用。後經印度而歸其國。貴俞武羅伊蓋元世祖忽必烈也。自麻留揆喻須甫里俞須歸國。歐羅巴始知有支那。右見鎖國論。審

如所云則當時支那亦當知有歐羅巴何以三百年之後利瑪竇等入而始聞有西洋耶

而人計倪之言十少

越絕書計倪曰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此常理也南史謝靈運父瑒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為不及我此又一說宋書作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索然無味恐非

昭君墓

仙臺大河原之西有王昭君墓及青冢村予友樋口

光大從軍戍唐狄道經其地聞諸土人者如此紀州熊野有徐福祠羽州海上有蘇武廟世所共見聞昭君墓人或未知故錄之

朝鮮人詩

文化七年冬十一月有朝鮮商船遭暴風漂至石州船人金庭馴金子貞兄弟也庭馴詩曰大海颶風水逆流三浮百覆一孤舟窮後祈神有神助布帆無恙蜻蜓洲子貞詩曰舉舟無恙繫扶桑呼弟謝兄喜欲狂妻子不知吾健在向東燒盡返魂香

宇宙率土大將軍

梁侯景既克臺城。自爲漢王。又矯詔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又貴耳集。韶州南華寺有黃巢齊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亂賊之事。如出一轍。

宮殿圖聖賢

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甘泉之殿。舊禮羲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覩今日。清周亮工書影引之曰。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此事迥在寬平帝賢聖障子之前。水甚奇。

職方外紀。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爲精銅。羽州秋田山中有溫泉。試以布裹米投之。少頃而出則稍熟。再投則可食。三投則復反於米。予聞諸秋田士人小室弁藏云。理信有不可曉者。

震且有二

呼西土爲震且。出于天竺之書。蓋以其在震方也。又案廣記。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回節。是日登避風臺。而清平官賦詩畧曰。自我居震且。翊衛賴稷契。蓋南詔謂詞臣曰。清平官。天子曰震且。此別一震且。

義弘功最大

豐臣氏之征韓也。薩侯義弘功最大。韓人嘗欲以菓
離間薩將士。夜遣人覘其營。義弘方與諸將士熾火
于爐。圍爐箕踞。韓人見之。知其將士驩洽。情若父子。
決不可離間。嘆息而去。惟其如此。所以有成功也。後
世君抗然于上。臣眇然于下。虛禮日繁。情意不通。滔
滔者天下皆是。安得提其耳而諭以薩侯之事哉。

惡蜘蛛

九龜有一士人。性甚畏蜘蛛。其友戲以紙粗作蜘蛛
形。出其不意投之。曰。蜘蛛也。少拂其面。士人駭愕畏



避。既而紙所觸。膚赤腫成蜘蛛形。如真被毒螫者。可
以見精誠無不通矣。

婁叡傳復出

北齊書婁叡傳復出。一見外戚傳。一附見婁昭傳後。
其事全同。特鋪叙稍有異同長短耳。

俗諺

王充論衡曰。俗有大諱四。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
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
之真矣。案五月五日子不利父母之說。雜出於傳記。
正月子則始見于此。予也。以正月念三日降。使椿萱

如俗人之多忌諱。則予豈免於憎疾哉。余歲尚舞象時。嘗作讀論衡文。未能達意。而所見與今無異。因略改正一二。附記于左。余間讀王仲任所著論衡。其文數十萬言。事傳之說。物析之理。扶隱鉤深。莫不窮究。其用心也亦勤矣。仲任嘗曰。賊年損壽。禍重於顏回。不得已故爲論衡。蓋亦自歎其用力之至也。其所辨駁。明晰痛快。足以破流俗之惑。爲益不尠。抑何勞於無用也。多而勞於有用也。少邪。夫如煉石補天。如頭觸山崩。妄誕甚明。臭兒能辨之。今見其炳載書史。自

以爲已獨能晰其誕。方且講談不已。不幾於愚乎。即至雷霆鬼神之事。自聖人不能詳其所由。世之人信畏震聳。爲之神慄。目瞿者固過。雖然固執其文。無有以與世人確。亦惑矣。今有鬪于市者。其一必是而其一必非也。若相與捽胡打背。傷面爪膚。則其罪維均。天下之惑者皆是。有賢者欲起而祛其蔽。明論以理道。不可而止。可也。余熟觀雷虛死偽等篇。窮詰排詆。反覆切至。似扼腕裂眦。罵詈一世者。是其相去與幾何。物有先後。勢有緩急。源淨而衆流清。根固而萬葉茂。是以古昔聖賢先曉人于

道。人能知道。則惑有不足辨者。苟不知道。則索塗
擿埴。茫無定向。無所往而不惑。且世俗之惑。襍
卜筮之屬。不啻千百。必物物而爲之辨。則日亦不
足矣。然仲任生聖學。湮晦之日。能遠覽達觀。不回
於流俗。固亦庸中之佼佼者也。

文人之言夸大

文人論事。多夸大失實。此古今通患也。如賈誼治安
策。稱爲明確切實。而其言云。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夫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三庶孽

吳與齊趙也。三國之中。趙稍小。齊吳爲大。天下寧有
權力十倍於吳者乎。此文人夸大之習也。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真德秀曰。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
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
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夫二女姊妹而堯
女也。自非至不肖之子。未有姊妹相妬害者。自非中
人以下。未有不能處一姊妹者。况聖人之女。教養有
素者乎。遽以此必其能處天下。何待舜之淺也。

鬪腕

今人有鬪腕之戲。二人各豎右腕于席。以掌迭相緊握。以較其力。折伏者爲負。案南史鬱林何妃傳。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則鬪腕之起尚矣。

紙幅稱番

本邦稱紙之廣狹以番。通雅。紙幅謂之番。知西土亦有此語。又案研北雜志。古人數紙以番。紙萬番。南越所獻也。則又指紙數。

簡文稱紙爲幅。奉紅牋二千幅是也。又稱紙爲枚。特送四色紙三百枚是也。張載稱紙爲番。唐玄宗

給蜀紙五千番是也。右見演繁露附見于此。

周人不遇

論衡。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官。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黃徹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著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

景帝好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後人往往誤爲馮唐事。用左太冲咏史詩。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劉孝標辨命論。馮都尉皓髮於郎署。白孔六帖。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黃徹曰。老杜屢傷爲郎白首。每稱馮唐而不及駟。生既不遇三君。身後復不遇老杜。可笑也已。此說得之。然苟悅論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則其所由始尚矣。今觀論衡所載。則此事屬周人。遠在顏駟之前。惜後人絕無知者。抑仲任亦誤認顏駟以爲周人歟。

康熙帝語

日月燈。江海油。雷霆鼓板。天地一大戲場。堯舜且文武末。莽操丑淨。古今來許多脚色。此清康熙帝語。嘗以揭于坐側者也。聞者莫不想慕其英風。然楊用修已云。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爲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語氣極相類。

梅伯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

之骸也。右見淮南子。傲真訓。史記。梅伯作鄂侯。豈鄂國之侯。梅伯其姓。字歟。楚辭亦云。梅伯受醢。王註。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

惡蜂

予性惡蜂甚。見輒思撲殺之。案清王言聖師錄云。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觀此則世固有與予性酷類者。但予則聞張用良事。亦

不復能不惡蜂。

溫八叉

溫庭筠八叉手而詩成。故號溫八叉。人所共知。案唐撫言。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塲中號溫八吟。則又有溫八吟之名。恐一事而兩傳也。

視墨色

都下賣卜人。兼有視墨色之法。使之隨意以墨畫紙。視其墨色。以判決吉凶。間有奇中者。不知其孰所傳也。西土有拆字法。宋人隨筆中。數數見之。如謝石拆

朝字為十月十日所生之夫人解也字知其夫人所書知其不能遷動知夫人無父母兄弟知其必產蛇又有拆奇字為立亦不可可亦不立以論賈似道之必敗卒以遘禍此其尤著也亦可稱一奇術本邦未聞能此者然視墨色之法亦西土之所無也

李白對酒詩

英雄記云魏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啗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以無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李白對酒詩全襲其意又竊其語然人皆知李白詩而或

不知融書文詩之顯晦蓋有幸不幸也

排佛

李觀排斥佛老釋教至死不衰鄉人嘗請公作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德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傾囊忻然無辭施者願多其後多寶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遑遑未能銖銖惟惑報應捨萬金唾如也眾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右見宋羅誘宜春傳信錄大切今日人情故錄之西土未

勿食蘿摩枸杞

今宴飲之次。戲嘲男子之鰥居者曰。雞卵不可以為君下物。蓋謂其補精益氣。將動室家之情也。西土未聞有此語。獨王氏農書引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其補精氣也。蠖屈居湯錄下同

湊

今謂海岸商舶四集之地為湊。固係俗語。絕不用之於文詩。然西土古言亦有類焉者。逸周書。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北曰于刺山。以為天下之大湊。但此謂人民繁會之地。而非專屬之海岸也。

樂下二人騎一馬。蘇氏山中大人鰥居並見則不

今驛馬一匹。或二人共騎。或三人共騎。西土亦有之。通鑿爾朱榮嘗見沙彌重騎一馬。註二人共騎也。煜

案阮咸亦與婢累騎而返。前兩款殊非類之
承字義

俗帖直以承一字為承聞之義。西土亦有之。後漢列女傳。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匹。木且為之。遊樂
而回結繩
蝦夷無文字。凡遭事不可忘者必結繩。或畫木成痕

以為誌。右見迷復記。與西土上古結繩之世不期同而。同。可謂奇矣。

日本紀纂疏。上古無文字。結繩刻木。且為之約。我應神時。文字始東漸。卯花園湯筆引之。

好古

蘇威好蓄古器。王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此言切中。今人膏肓。侗庵愚得錄下同。

義鸚鵡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

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右見劉敬叔異苑。此與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事類。而人未之知。故錄之。

詐刻偽題

抱朴子曰。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稚川此言。實切中。今日情事。是知古今無大相遠。無他。天下心得者少。而耳食者多也。然本邦看劍。間有慧眼。識得真贗者。猶不至如西土人之甘受誣罔也。

書名於箭筈

將士臨戰。書名於箭筈以射敵。本邦之俗。自古而然。然西土亦有之。五代史陸思鐸傳。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

瓜田不納履

古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人所共知。按已見列女傳。齊威王虞姬謂王曰。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汚。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于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

黃鵠

文化乙亥仲冬。有一大鳥下雲州神門郡神在村湖水中。留可一旬而去。嘗集一人家上。鳥稍動搖。屋輒欲倒。其大可想。或曰。此所謂黃鵠者也。有人圖以見示其形似鷗而喙極長大。

漢高項羽優劣

明季賊張猷忠自為一文。歷評古帝王。以楚霸王為最。謂之御製萬言策。頒布學宮。見綏寇紀畧。清人詩曰。倘道漢高愈項羽。試將呂后比虞姬。此詩人有意抑揚之言。不必譏議。乃明七子輩叫囂怒張。動云項羽勝高祖。任其愛憎。顛倒優劣。議論與猷賊同歸。真

可一笑。

日食

日食者。日光為月所掩也。古者天學未明。無人曉得此理。於是乎謂日之食也。有物啖之。故春秋書曰。日有食之。而怪誕之徒。遂謂食之者烏也。可笑之甚。然焦贛易林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損上顯下。鄭昭走出。則日食之理。古人固亦有知之者。

命之矣

孟子。夷子憮然少之曰。命之矣。之。夷子名。迄明代。作文章。往往如字用。如王陽明徐昌穀墓誌。昌國蹶然

而起曰。命之矣之類。明人孟浪。多類此者。捌。操子漫譚下同

孔子學

近代儒生山本喜六。處已甚高。自稱為孔子學。目今浪華大鹽後素。自稱孔孟學。而西土亦有相類者。望溪集曰。顏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

侗庵筆記卷之上終

國教華山卷之上然

曰食者口充而身於地也古者天降之命而人聽之

則以是學也而自限於此未其非其學也

而者雖而其教皆六藝皆世也天下國家之

事皆曰職皆復之學其本五也故君子之於學也

必先其大者而後其小也而西土亦有昧於此者

孟子論坐山本喜六德已甚高自稱曰君子學自今

西土曰命之矣之陳即人孟亦多賤此者

